

這次的委託人又是那個沈迷物理的學生，對，又是他，而且委託對象還是那隻貓。他的那隻貓似乎總是習慣離他遠去，再一次被他找回，他們重複這種過程，樂此不疲。

夏洛疑惑地問，「那你為甚麼不乾脆地放它自由呢？」

委託人笑了一下，「這有點類似薛丁格的貓，貓在箱子裡的時候你永遠不知道它活著還是死了，一旦它離開箱子或你打開箱子，你就能明白它究竟是死了還是活著的。它在我身邊的時候我永遠也不知道自己愛它或者不愛它，但一旦它離開我，我就明確地知道我是愛它的。」

「如果你愛它，為甚麼會弄丟它？」夏洛又問。

委託人想了一下，沒有想太久，「正是因為我愛它才會弄丟它。這又有點像墨菲定律了，凡是可能出錯的事就一定會出錯，而且恰好是你最不希望它出錯的出了錯。我太愛它了以至於我總是會不小心的弄丟它。」

「這聽起來很不合邏輯。」夏洛說。

「哈，但我正試著用邏輯去解釋它。」委託人笑了兩聲。

「但它可能不愛你。」帕克說，委託人很快反駁，「這不可能。」

「為甚麼？」帕克問，沒注意到夏洛的目光停在他身上。

委託人說，「有個作家說過一句話，『人有三樣東西是無法隱瞞的，咳嗽、窮困，和愛；你想隱瞞卻欲蓋彌彰。』」(1)

帕克沒聽過，卻第一時間看向了夏洛，夏洛也正看著他，他們沒有因為互相凝視而感到羞窘，而是相視而笑。

他們知道彼此的重要性，那不是愛這個字可以概括的，他們是對彼此而言無比重要的存在。

委託人看著他們，忽然問了一句話，「你們知道時間膨脹嗎？」

這當然不是帕克跟夏洛會知道的東西，他們誠實地搖頭。

「好吧，看來又是我這個物理小老師出場的時候了。」委託人興致勃勃地替他們解釋。

「時間膨脹是一種物理現象：兩個完全相同的時鐘之中，拿著甲鐘的人會發現乙鐘比自己的走得慢。這現象常被說為是對方的鐘「慢了下來」，但這種描述只會在觀測者的參考系上才是正確的……我知道這樣說你們肯定無法理解對吧。」

兩人同步地點頭。

「最最簡單的說法可以說成是，」委託人把帕克跟夏洛排成一條直線，但一個面朝左邊，一個面朝右邊。

「你們盡可能看著對方，同時往前走十步，按照我講的話邁出腳步。」委託人開始報數，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十。好，停。」

「你們覺得剛剛對方走的速度快嗎？」委託人問。帕克跟夏洛不太確定地點頭。

「假設你們覺得剛剛對方走的速度是快的，但實際上，你們錯過時的速度對我而言並沒有那麼快，因為你們自己所在的座標——就是你們自身——正在運動的狀態，又因為你們互相面對，所以會覺得對方的速度是更快的，但以旁觀的參照座標，也就是我而言，你們的速度實質意義上並沒有那麼快。」

委託人講得起勁，他們卻似懂非懂。

「因為我們在不同的座標裡，像是把我的貓放在你們手上，它可能老得更快一樣……糟了，我舉的例子越來越荒謬。」委託人大笑，他說，「你們只要知道，當你們不在同一個座標系的時候，你們離開彼此的速度是不一致的。」

「我們不會離開彼此。」夏洛第一時間反應道，他把手搭上帕克的肩膀。

「是的，那很好，那代表你們在同一個座標系，並且你們不會離開彼此。」委託人笑了一下，「像我和我的貓一樣。」

「不，你的貓離開你了。」帕克說完，聽到一聲懶洋洋的貓叫。像上次一樣同樣髒兮兮的波斯貓走了出來，嘴裡叼著一朵他們認不出來的紅色花朵，慢悠悠地走到委託人身邊。

「薛丁格，你回來了。」

「你給你的貓取名叫薛丁格？」夏洛不可置信，委託人哈哈大笑，「事實上我早就知道它會回來的，但我很喜歡跟你們聊天。」他看向遠方。

「我們都在紅移，距離彼此更遙遠，離開彼此的速度也顯得更快。所以，當我看見你們的時候，看見沒有紅移的、聚在同一座標系的、不離開彼此的你們的時候，我感到非常開心。」

委託人抱著貓的身影漸行漸遠，夏洛看著委託人，帕克慢慢靠近夏洛。

他們在同一座標系，並且不會離開彼此，這就夠了，這就夠了。

完。

(1)摘自弗拉基米爾·納博可夫的小說《蘿莉塔》。